



專輯 【六祖惠能】

# 菩提 果自成

惠能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

編輯組

「頓悟華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」

當六祖誦完此偈時，他內心明白：此世的因緣已經圓滿了。

七十來年的歲月，留下的將是：活潑潑無所罣礙的生命，在交會時偶然的落映。



## 諸佛妙理非文字

盧惠能想出家求法，經過韶州時，聽到誦經聲，感覺十分親切，便上前敲門詢問：「請問我能進來聽聞佛經嗎？」

門開了，屋主說：「快請進！很高興認識您這樣熱愛佛理的居士。小弟叫劉志略，您聽到的誦經聲是我姑母無盡藏尼師在誦《涅槃經》。」

惠能聽得很專注。等到誦聲停歇，問：「誦經聲不很順暢，有何阻礙嗎？」

劉志略聽了十分驚訝，回答說：「您不只熱愛佛理，還對佛法有研究，真是太好了！尼師常說這部經義理深刻，她有好些地方讀不通。我現在去請尼師來和您一起參詳。」

聽完劉志略的介紹，無盡藏尼師拿出經本，指著其中一段文字請教：「我一直無法參透這段文義，還請您指點一、二。」

惠能：「我不識字，請您唸給我聽，我為您解說。」

無盡藏：「您不識字，怎能理解經義呢？」

惠能：「佛法妙理並不在文字上，文字只是工具。」

無盡藏尼師半信半疑地將文字唸出，惠能便對她解說其中的關鍵處。

無盡藏尼師聽完後法喜充滿，佩服不已。很誠懇地對惠能說：「請您在這兒住下，為鄉民們開演佛法，讓大家能開啟智慧，同得法益。」又對鄉民說：「惠能是有道的善知識，值得大眾供養。」

於是鄉人競相前來禮拜、供養。

鄉人商議著：「附近有座已荒廢的寶林寺，大家出錢出力將它重建，請惠能住持，我們也好有個聽經聞法的場所。」

在眾人合力下，不久寶林寺就恢復舊觀。惠能便在鄉人請求下住持寶林寺，為大眾開演佛法。

有天，惠能想到自己的初發心，心想：「我還沒求得大法，怎能中途停下呢？」隔天便離開韶州，來到昌樂縣。

在昌樂縣遇到智遠禪師。惠能向他請問：「我想出家求法，請您指點。」

智遠禪師：「您神姿爽拔，絕不是普通人。我能力不足以教導您。聽說在黃梅說法的弘忍大師是西域菩提達摩的衣鉢傳人，您應該去跟他學習。」

惠能問清楚路徑，便往黃梅方向繼續前進。📍

《景德傳燈錄》《六祖壇經》



## 何處惹塵埃

盧惠能來到黃梅縣禮拜五祖弘忍。

五祖見他一身塵土，像是遠道而來，便問：「你是哪裡人？為什麼來禮拜我？想求什麼？」

惠能回答：「弟子是嶺南新州人。今天遠道來禮拜和尚，並無所求，只求作佛！」

五祖聽了，再問：「你是嶺南人，又是獼猴，憑什麼作佛？」

惠能不疾不徐地回答：「人雖有南北地域不同，佛性卻無南北之分；獼猴身雖與和尚不同，但佛性有什麼差別呢？」

幾句對話讓五祖刮目相看，想進一步和惠能交談，但是看到旁邊圍了不少人，就不再多說，只叫惠能隨眾作務。有位行者便領惠能到碓坊工作。

轉眼八個月過了。

有一天，五祖集合門下弟子，說：「我經常勸誡你們：生死事大，要以追求解脫、超脫生死為本分大事。可是你們整天供養三寶，只求福田廣大，卻不知謀求出離生死苦海。假若迷失自性，即使廣求福田，又如何救得了你們出生死、得解脫呢？」

你們各自回去觀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各自作一首偈子呈來。如果領悟了佛法大意，我就把袈裟及禪法交託出去，是為禪宗六祖。

不要耽擱，火急去作。」

大眾退下後，有人說：「我們何必花心力寫偈子呢？神秀上座是教授師，他得到傳承後，我們去依止他就可以了。」

眾人同意這說法，止息了寫偈子的念頭。

看到大家都沒有呈上偈子，神秀心想：「大家因為我是教授師，不敢呈上偈子。我如果不呈偈子，五祖怎瞭解我見解深淺？但呈上偈子後，會不會被認為要求當六祖？要不要把偈子呈上呢？」

神秀在室內繞了一圈又一圈，「該如何是好？真難決定啊！」

後來，神秀趁半夜三更沒人看見時，在空白牆壁題上偈子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；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

隔天早上，五祖見到偈語，把門人都叫來，說：「你們依這個偈語修行，就不會墮入三惡道。」



眾人恭敬地誦念，讚歎：「善哉！」  
五祖把神秀叫到內堂，問：「這個偈子是你作的嗎？」

神秀回答：「確實是弟子作的。不敢妄求祖位，但願和尚慈悲，看看弟子是否具備智慧，是否識得佛法大意？」

五祖：「你這個偈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前，還未登堂入室。你回去想個一兩天，再作一偈呈來。」

神秀思索了好些天，卻無法再作出偈子來。

幾天後，有位童子經過碓房，邊走還邊唱誦神秀的偈子，惠能聽到了，問童子：「請問您剛才在誦念什麼？」

童子回答：「這是神秀上座題在牆上的偈子。五祖說依此修行，就可出離三惡道。」

惠能對童子說：「我在碓房八個月多，還沒到堂前去過，希望上人您能領我去禮拜此偈，讓惠能來生也有機會得生佛地。」

童子帶惠能來到偈前。惠能禮拜後，因為不識字，請人讀給他聽。

惠能聽完後說：「我不識字，但我有個偈子想寫，請會寫字的人幫我寫好嗎？」

有位讀過書的人願意幫他寫。惠能就誦出偈子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

臺；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

惠能誦完偈子就回碓坊工作。

大眾見到這個偈子驚訝不已。這時五祖來了，見到惠能的偈語，知道他已識佛法大意，但怕有人會對惠能不利，就跟眾人說：「這個偈子也沒有見性。」

當夜三更，五祖把惠能叫到堂內，為他講說《金剛經》。惠能一聽便開悟。五祖將頓教心法及袈裟傳給惠能，要他接續為禪宗六祖。五祖說：「你現在是六代祖，袈裟是信物，代代相傳。禪法以心傳心，要讓向你求法的信眾悟到自身的清淨佛性。」

五祖又說：「自古以來，傳法的人，命如懸絲。如果你還住這兒，恐怕有人會來殺害你，還是趕快離開吧！」

惠能帶著袈裟趁夜離開。五祖親送他到渡口，吩咐他：「你要努力將禪法傳到南方。但不要急，三年內先不要弘法，等過了難關後再進行弘化工作，讓深陷無明的眾生能心開意解，見著自性清淨，得到和你相同的了悟。」

惠能領悟五祖的深意，離開黃梅，往南而行。📍

《六祖壇經》



## 為法不為衣

五祖送惠能離開後，好些天不上堂講經說法。大眾覺得很納悶，便問五祖：「和尚您是不是生病了？還是您有什麼煩心的事呢？」

五祖回答說：「並沒有病痛及煩惱，只不過我已將衣鉢傳到南方了。」

眾人聽了非常驚訝，連忙問：「傳給那位高僧大德？」

五祖：「能者得。」

誰是得到衣法的「能者」呢？眾人四處看看，發現惠能不見了。沒人肯相信這位還未剃度的行者能成為禪宗六祖，懷疑是他盜走衣鉢。於是數百人往南尋找。

有位出家前曾擔任四品將軍，俗名陳惠明的僧人，他腳程快，在大庾嶺先找到六祖。

六祖明白他的來意，把衣鉢放在石頭上，說：「這袈裟是傳法的信物，可以用暴力奪取嗎？」說完隱身草叢中。

惠明很高興首先找回衣鉢，但無論怎麼用力也無法把衣鉢移動。這使他心驚不已。暗思：「難道惠能並非凡夫，五祖將衣鉢傳給他是具有深意的？」便對著草叢說：「我為求法而來，並不是為了衣鉢。」

六祖聽他語氣誠懇，就走出來，收起衣鉢，盤坐在石頭上。惠明恭敬禮拜並請求開示。六祖：「你既為法而來，請先屏除心中所有攀緣的念頭，我再為你說法。」惠明靜默良久。

六祖：「不思善也不思惡，正恁麼當下，如何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？」

惠明一聽，立刻大悟，他問六祖：「除了已經說過的密語、密意外，還有其他密意嗎？」

六祖：「既然已經對你說了，就不再是密意。你只要時時返照自身，密意就在你身邊。」

惠明感動地說：「惠明雖在黃梅學習，卻一直未能省悟本來面目。承蒙您指點，就像人飲水一般，冷暖只有自己知道。現在您就是我惠明的師尊。」

六祖：「就像你說的那樣，我和你曾經共同禮拜五祖為師，請好好自行護念身心。」

惠明行禮，告別六祖，往北而行。不久遇到在後尋找惠能的眾人，惠明對他們說：「前面只有高山峻嶺，沒看到有人走過的跡象，還是到別處尋找吧！」就領著他們往反方向去了。☞

《六祖壇經》

## 仁者心動

六祖隱遁數年，覺得該出來弘法了，就往佛寺接近。經過廣州法性寺，遇上印宗法師正在講授《涅槃經》。

這時一陣風吹來。印宗法師問：「你們見到風吹幡動嗎？」眾人答：「見到！」印宗法師再問：「是風動？還是幡動？」有人說：「風動！」也有人說：「幡動！」兩邊爭執不休。

六祖上前回答：「這是仁者您的妄心在動。不是風動，也不是幡動，法本無有動不動！」眾人聽了十分驚訝。

印宗法師問：「居士您打那來？」

六祖答：「本來不來。今亦不去。」

印宗法師一驚，立刻離開高座，迎請六祖到房中，詢問佛法奧義。六祖言辭簡潔，說理切當，深入佛法核心，但並未引用任何經典中的文句。

印宗法師對六祖高妙的見解佩服不已，便問：「聽說五祖的衣法已傳到南方，莫非就是您嗎？」

六祖：「不敢！」

印宗法師立刻向六祖行大禮，讚嘆說道：「真想不到今天能遇到大菩薩。」說完又頂禮，尊六祖為師長，自稱弟子。並在該月十五日，為惠能剃頭及披上袈裟。

印宗法師對弟子們說：「好消息！好消息！五祖弘忍大師的衣法已經傳到嶺南來了，就在這裡。大家知道嗎？」

弟子們：「不知道。」

印宗法師：「現在有位惠能禪師，他得到弘忍大師的真傳。各位！我所說的法像瓦礫般不足為奇；能禪師說的法像純金一般珍貴，道理深刻，不可思議。」

印宗法師帶領徒眾頂禮六祖。法師擔心有人懷疑六祖的身分，請惠能將所傳袈裟展示在眾人面前，並請求開示。

六祖：「惠能和各位善知識現今能一起聚在這裡，應是累劫所結法緣所致。佛法是先聖所傳，不是惠能自創。願意聽聞古聖教法的，各自先行淨心；聽完之後，希望各位盡除疑惑，得到和聖人相同的悟境。」

各位善知識！菩提般若智慧，世人本自具有，只因受外相迷惑，不能自悟，所以須要請求大善知識指引修道見性的方向。各位善知識！去除迷惑就能開悟見性，開展本具的般若智慧！」

大眾聽了六祖的開示，心生歡喜，頂禮告退。📍

《歷代法寶記》《六祖壇經》



## 功德與福德

六祖勉勵僧俗弟子：「努力修道莫悠悠，忽然虛度一世休。若遇大乘頓教法，虔誠合掌志心求。」

這時有位韋使君禮拜六祖並說道：「和尚說法，實在不可思議！弟子有些疑問，想請教和尚，希望和尚大慈大悲，為我解說。」

六祖：「有疑就問，不用再三祈請。」

韋使君：「和尚所傳的法是承繼達摩祖師的宗旨嗎？」

六祖：「是！」

韋使君：「弟子聽說，達摩祖師初次度化梁武帝時，武帝曾問：『朕一生造寺、度僧、布施、設齋無數。請問朕有什麼功德呢？』達摩祖師回答：『並無功德！』武帝聽了，感到非常惆悵，便遣送達摩祖師離開國境。弟子不明白這個道理，請和尚為我解說！」

六祖：「確實沒有功德，您不要懷疑先聖的話。達摩祖師說：『武帝用心不正，不明白正法道理。』」

韋使君：「為什麼武帝所做沒有功德？」

六祖：「造寺、度僧、布施、設齋等供養，只是求福。不可把『福德』和

『功德』混為一談。功德在法身，不在修福的事相上。

見到清淨本性是『功』，等視一切眾生是『德』；每個念頭都沒有滯礙，常見自心本性的真實妙用，這就是『功德』。內心謙虛、寬容大度是『功』，待人溫和、有禮恭敬是『德』；徹見自性所建立的萬法是『功』，心體遠離妄念是『德』；念念不離清淨自性是『功』，處世不被無明所染是『德』。想要尋覓功德法身，就必須從心性修養做起，每一念都以平等真心待人，以恭敬心處世，才能積累功德。

內心輕視他人，傲慢的我執沒有斷除，自然不會有功德。自性虛妄不實，法身就沒有功德，那是因為過於自大，輕慢其他眾生，所以不能累積功德。

韋使君請注意聽！『自修身』就是『功』，『自修心』就是『德』。『福德』與『功德』不同。『功德』須從自己的內心修養做起，不是布施、供養就能求取的。梁武帝不明白這個真理，並不是祖師有過錯。」

韋使君聽了立刻禮拜，感恩六祖為他解除困惑。📍

《六祖壇經》



## 心正轉法華

法達法師來曹溪禮拜，請求六祖解惑。他對六祖說：「弟子法達，誦讀《妙法蓮華經》七年，對經文有許多疑惑。大師智慧廣大，請為我解除疑惑。」

六祖回答：「你叫法達啊！法義本來通達，是你的心受到阻礙。乃因用偏邪的心求取正法，才會對經文感到疑惑。如果體悟心性本來正定，就能毫無障礙地通達意旨。」

六祖又說：「我不識文字，你讀一遍《法華經》給我聽。」

法達對著六祖誦讀經文。

六祖聽完，已明白佛說此經的用意，說：「法達！你仔細聽好，這部經的宗旨就在『一佛乘』，不要去求二乘而迷失本性。經上說：『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』要如何修行及體解正法呢？你聽我說：『人心不思，本源空寂，離卻邪見。』就是經上所說的『一大事因緣』。」

世間人不是被外相所迷惑，就是內心執著於空相。如果能不執不迷，就能在一念之間心地豁然開朗，悟得自性，得到出世間的智慧。」

六祖接著說：「法達！我常常勸勉

眾生要在自己心中開啟佛的知見，不要開啟眾生的知見。

心地因迷愚而造惡時，就開啟了眾生的知見；當心地生起正念而用智慧觀照時，便開啟了佛的知見。」

六祖又說：「法達！這就是《法華經》的一乘法。只是為了還陷在迷愚的眾生才分出三乘。你要依『一佛乘』的道路去修持。」

於是六祖誦了一偈：

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，  
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雋家。  
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  
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

大師勸勉他：「努力依法修行，就是轉經。」

法達聽了六祖的開示，立刻大悟。忍不住落下淚來，對六祖說：「和尚！我實在未曾轉《法華》。這七年來我都被《法華》轉。以後我要轉《法華》，念念修行佛行。」

六祖：『修行佛行就是佛。』

當時在旁聽到六祖開示的人，都得到很大的體悟。☞

《六祖壇經》



## 亦見亦不見

有位僧人神會，到曹溪禮拜六祖。他問六祖：「和尚坐禪時，是見還是不見？」

六祖從座位中站起來，用拄杖打了神會三下，問：「我打你，痛不痛？」

神會回答：「也痛，也不痛。」

六祖便說：「我坐禪時也見，也不見。」

神會又問：「為什麼『也見，也不見』？」

六祖：「我說見，是看見自己的過失；說不見，是沒看見天地間其他人的罪惡缺失。所以說『也見，也不見』。你又為什麼『也痛，也不痛』？」

神會回答：「如果不痛，就跟無情的木頭、石塊沒兩樣；如果痛，就同凡夫一般。因為痛的感覺起於瞋恨。」

六祖：「神會你走向前來聽清楚：你問的『見或不見』已落入兩邊；你答的『也痛，也不痛』已落入生滅。你還沒有見到自己的本性，竟然跑來賣弄！」

神會聽了，立刻禮拜。然後恭敬立在一旁，不再開口。

六祖：「還未見到自性前，應虛心請求善知識幫你指點路徑；一旦開悟見

到自性，就應該依循佛法修行。你還在迷途中沒能見到自性，卻來問：『惠能見到了嗎？』你不需要知道我見性了沒有，我也不能代替你見到自性。等你見到自性，能替代我過迷愚的生活嗎？你為什麼不趕快修行，還有閒暇問我：『見到了嗎？』」

神會聽了立刻再向六祖頂禮百餘拜。請求六祖原諒他的過失，讓他留下來學習。從此服侍六祖，不離左右。

有一天，六祖開示：「我有一樣東西，沒有頭也沒有尾，沒有名也沒有字，沒有正面也沒有背面，你們知道是什麼嗎？」

神會回答：「是諸佛的本源，神會的佛性。」

六祖：「我已經跟你說『無名無字』，你還叫它『本源佛性』。你以後即使弘法，只是個將佛法當作文字鑽研的人，只在文字堆砌而已。」

神會聽了非常感動，他在心中發願：「師父如此慈悲護念，我當更加精勤向內觀照，將來弘化師父的大法，才不會辜負了師父的諄諄教誨。」

《六祖壇經》



## 煩惱即菩提

志誠法師原是玉泉寺神秀法師的門下。今晨師父把他叫來，說：「常聽人稱讚惠能的教法直指人心。志誠！你聰明多智，我要你去曹溪，聽聽他如何說法。但不要說出你的來處。把你聽到的意旨記下，回來說給我聽，看看惠能的見解和我有什麼差別？」

志誠半個月後到達曹溪，跟隨大眾禮拜惠能和尚並隨眾聽法，竟然很快契悟本心。志誠心中感動不已，起立禮拜，誠懇地說：「和尚！弟子從玉泉寺來。向來跟隨神秀和尚學習，卻無法契悟，但一聽和尚說法即契悟本心。希望和尚慈悲，能時常教誨、指示弟子。」

六祖：「你從秀和尚那兒來，是來當奸細的嗎？」

志誠：「不是！」

六祖：「為什麼不是？」

志誠：「還沒告知來處時，可以說是；但現在我誠實告知，就不是了。」

六祖：「煩惱就是菩提，也就像這樣。」

六祖又對志誠說：「我聽說秀和尚教人只傳授『戒、定、慧』，秀和尚如何教人的？你說來，我聽聽看。」

志誠：「秀和尚說：『諸惡不作，

名為戒；諸善奉行，名為慧；自淨其意，名為定。』秀和尚這麼說，不知和尚您的教法如何？」

六祖：「秀和尚的說法不可思議！只是我的見解與秀和尚不同。」

志誠：「怎麼不同？」

六祖：「我的看法是：『心地無非』是『自性戒』，『心地無亂』是『自性定』，『心地無癡』是『自性慧』。」

六祖接著說：「秀和尚所傳授的戒、定、慧是用來勸發根器小的人；我傳授的戒、定、慧是用來啟發上根利智的人。能夠悟得自性，就無一法可得，也就不須立戒、定、慧三學了。」

志誠：「請大師說不立三學要如何修行？」

六祖：「眾生本具『無非』、『無亂』、『無癡』的自性。只要念念都用智慧觀照自性般若，常離一切法相執著，就能自由自在，還有什麼需要建立的呢？只要契悟真如佛性，自然超越三學的階次了。」

志誠聽後，頂禮拜謝六祖，請求在門下學習。自此常隨六祖左右，從早到晚不曾懈怠。☞

《六祖壇經》



## 正劍不邪

神秀的魯莽弟子不滿惠能得到衣鉢傳承，買通張行昌來行刺。六祖心性通徹，預先知道這事，準備十兩黃金放在床座間等候。

張行昌趁夜潛進六祖房裡，見他睡得安穩，就往頸上連續揮刀三次，認為對方肯定斃命，正要離開時，忽然聽到：「正劍不邪，邪劍不正，我只欠你黃金，並不欠你性命。」行昌嚇得昏了過去，很久才醒過來。

行昌對著站在面前的六祖，痛哭流涕地懺悔：「原來您真是位大修行人！請原諒我一時無知。我願意跟您出家，在您身邊服侍您。」六祖把十兩黃金交給他，說：「你沒有完成被交付的事，對方不會放過你；我的徒眾一旦知道這事，恐怕會傷害你。你還是帶著黃金先離開，將來改頭換面後再回來。」

張行昌懷著複雜的心情離開。不久出家為僧，嚴謹持戒。幾年後回來禮拜六祖。

六祖一見到改換僧服的張行昌便認出來了，說：「我掛念你很久了，怎麼這麼晚才來？」

行昌：「弟子感激大師您寬宏的胸襟，不久便出家修苦行。我很用心研讀

《涅槃經》，卻無法理會經中『常』與『無常』的義理。乞求和尚慈悲為我解說。」

六祖：「所謂『無常』，就是指佛性；所謂『有常』，就是指一切善惡諸法的分別心。」

行昌：「和尚您說的和經文正好相反。經上說『佛性是常』，您卻說『無常』；經上說：『善惡諸法，乃至菩提心，皆是無常。』您卻說『常』。弟子現在更加困惑了。」

六祖：「佛陀說『常』，是為了破除外道對『無常』的執著；說『無常』，是為了破除凡夫對『常』的偏見。本是活潑地應機說法。

但你現在死抓著片面的解釋而未通透真正的意涵，錯解了佛陀的圓妙微言。誦讀經書千遍，又有何益？」

行昌聽了大悟，頌出一偈：「因守無常心，佛說有常性；不知方便者，猶春池拾礫。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現前；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。」

六祖：「你現在徹悟了，應該改名志徹。」

《六祖壇經》



## 一花開五葉

唐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八日那天，六祖把門人喚來面前告別：「下個月我就要離開世間。你們有什麼疑問，趕快提出來，我好為你們解疑，讓你們能開悟而得到安樂。等我離開人世，就沒人教你們了。」弟子們聽到六祖這麼說，難過地落下淚來。

六祖見到這種情形，便責備他們：「你們這幾年在山中都修什麼道？你們擔心我不知道將要去哪裡嗎？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去處，怎會和你們告別？還是說你們因為不知我會去那裡才悲泣？自性本無生滅、無來無去。」大眾收起悲泣，禮拜六祖。

上座法海走向前，問：「大師！您離開後，衣法交付誰？」

六祖：「法已經交付了，你不須問。在我入滅後二十多年間，邪法橫行，惑亂我教宗旨。這時若有人挺身而出，不惜生命地為佛教辨明是非、樹立宗旨，就是承繼了我的正法。衣鉢就不再傳了。達摩初祖曾傳下一偈：『吾本來唐國，傳教救迷情；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』禪法現今已經成熟，衣鉢的傳承只會引起不必要的爭端。」等六祖認為事情已交待一段落，就讓大眾退

去。眾人心裡都明白大師即將圓寂。

八月三日那天，用過齋飯，六祖說：「各位再坐一下，我和你們告別。」

法海聽了趕快發問：「大師你將留下什麼教法，讓當代及後代的人能見到佛性呢？」

六祖說：「我留個長偈給你：

『即緣有眾生，離眾生無佛。迷即佛眾生，悟即眾生佛。愚痴佛眾生，智慧眾生佛。心險佛眾生，平等眾生佛。一生心若險，佛在眾生中。一念悟若平，即眾生自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自若無佛心，向何處求佛？』

六祖又交待說：「我離開後，如果你們像世間人一樣地悲泣，穿孝衣，接受弔問及錢帛，就不是我的弟子。你們要看好自性本心。無動無靜，無生無滅，無去無來，無是無非，無住無往，坦然寂靜，就是走在修行的大道上。

我離開後，還是要依我的教法修行，就像我在世一般。如果違背我的教法，就算我還在世間，對你們的修持也沒有益處。」

六祖在當夜三更滅度。寺內一時異香氤氳，數日不散。☸

《六祖壇經》